

伊川程先生周易經傳

三

伊川程先生周易上經傳卷三



坤下 震上

○

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

而為次也有既大而不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豫利建侯行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師

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

侯和順則萬民說服兵師之興眾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

乎

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

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地

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

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

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復詳言順動

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

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

民興於善刑罰清豫之時義大矣哉既

簡而萬民服也豫之

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

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

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

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

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

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

解革言時各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者陽氣

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

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

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

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

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

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

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初六鳴

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初六鳴

豫凶

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

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

也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云初六謂其以陰柔

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六二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

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

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

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

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

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

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

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

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

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

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

中正也

能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

辯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六三盱豫悔

六三盱豫悔

遲有悔

盱況于反○六三陰而居陽不中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

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自處不當失中正也

是以進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盍胡獵反簪側林反○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說順

爲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之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明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始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爲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

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由已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六五

貞疾恒不死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

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

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者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亡也

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覓經反○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

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象曰冥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

然乎當速渝也



震下兌上

○

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

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

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

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

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

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元亨利貞无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周易程傳卷三

七

正

咎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與眾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

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徙義

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

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

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下選嫁反說音

悅下皆同○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

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

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隨時之義大矣哉故云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君子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

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

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

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隨之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象曰官有渝從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正吉也 既有所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出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門交有功不失也 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

失而**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應五而比有功

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

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

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所隨得正而遠邪從

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

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

貞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

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

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

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
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
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
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
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
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
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
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
隨也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音捨○既
隨於上則是

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
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九四隨

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剛之

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
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
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
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
者柰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
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
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
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
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
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
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
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
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
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

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居近君之位而有獲

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

吉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 象曰孚

于嘉吉位正中也 處正中之位由正中

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

也蓋心所說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王用亨于西山 拘句于反。上六以柔

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

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大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大王避

狄之難去幽來岐幽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

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

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 象曰

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象曰

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巽下艮上

○

事 巽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

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
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隨所以次隨也
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
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
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
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
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
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
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
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

以治蠱元亨利涉大川

蠱音古○既蠱則有復治之理

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
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

者濟時之艱難險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阻也故利涉大川

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
甲今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

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
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

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
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

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
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

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
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
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
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
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
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
猶更也有**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
所更變也

蠱

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
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

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
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
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
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

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
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

道治蠱是**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治蠱之道如卦

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
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
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
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
天下**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方天下壞亂
治矣

險以往而濟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
是往有所事也

則有始天行也

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
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

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

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

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

咎厲終吉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

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

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

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

吉之道也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

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息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

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而不過剛
九三幹父之

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剛陽之才居下

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
象曰幹父之蠱
有小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終无咎也

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

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羊樹反○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

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

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

也

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

勝矣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

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

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

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質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

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

承以德也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

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上其事

上九居蠱之終

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

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

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

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

周易程傳卷三

十七

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存之志可爲法則也

䷁ 兌下 坤上 ○ 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

事也 有事則可大矣 故受之以臨也 韓康伯云 可大之業 由事而生 二陽方長

而盛大 故爲臨也 爲卦澤上有地 澤上之地 岸也 與水相際 臨近乎水 故爲臨

天下之物 密近相臨者 莫若地與水 故地上有水 則爲比 澤上有地 則爲臨也

臨者 臨民 臨事 凡所臨 皆是 臨元亨利 在卦取自上臨下 臨民爲義

貞 以卦才言也 臨之道如 至于八月有 貞 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凶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
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
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
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
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
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
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能知戒
故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
忘禍亂則孽孽萌是以
彖曰臨剛浸而
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
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

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
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
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
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說說乃和
也夫彖云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

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
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
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
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
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
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
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
之時聖人爲之誠使知極則有凶之理

而虞備之常不至
於滿極則无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

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之上也有地澤岸也

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
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

之意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
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

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
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

義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陽長之時感
動於陰四應於初感

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
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

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
道是以吉也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

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
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

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
象曰咸臨貞吉
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志行正也
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
也

志正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方陽長而
漸盛感動於

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
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

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
象曰咸臨吉
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

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

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

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

非由說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順也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

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

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则无咎也邪說由已

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

之咎不長也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

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六四至

臨无咎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

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

下是以无咎
所處當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近居

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
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

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順
體居尊位而

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
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

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
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

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
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

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
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周易程傳卷三

世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臣道合
蓋以氣類

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
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

也人君之於賢才非
上六敦臨吉无咎

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

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
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

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
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

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
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

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

止以在上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志在内應

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 坤下 巽上 ○ 觀序卦臨大也物大然後

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觀於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群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

周易程傳卷三

廿二

若 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

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際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亦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

然瞻仰之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
顒仰望也

正以觀天下

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

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

天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

也 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

意少散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

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

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

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

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象曰風

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

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

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

方觀民也設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

教為民觀也

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

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

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

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

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

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

咎若君子而如**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是則可鄙吝也

也人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六二闕觀利**

也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女貞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

故但如闕覘之觀耳闕覘之觀雖少見

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

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

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

周易程傳卷三 北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君子不能觀

之大道而僅闕覘其仿佛雖能順

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觀我生進退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

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

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

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

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

也順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已之

退以順乎宜故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生而進

于王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

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

也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

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

利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之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

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

周易程傳卷三

六五

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

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象曰觀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國之光尚賓也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

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

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於

也王朝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九五居人

君之位時

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所
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
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
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
不能免也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我生出於
於咎也
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
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
是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以剛陽
也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
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
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
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

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象
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

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
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
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
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
也寧也



震下離上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
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

也既有所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
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

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

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亨卦自有亨也

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

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

亨而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以卦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

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

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

明故復言威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

照並用之意

利用獄也

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

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

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

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 象曰雷

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 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電雷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初九履校滅

趾无咎

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

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履之

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

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

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

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

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

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

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

之位陰陽繫於奇耦豈容无也然諸卦

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

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

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

陰陽之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誠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妨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

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深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刑者也六居三

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

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

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

亦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象曰遇毒

周易程傳卷三

卅

位不當也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

毒之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九

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

乾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

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

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

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

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

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六五噬乾肉得黃

金貞厲无咎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

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

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噬也故

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

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

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

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

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

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

而懷危懼哉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所以能

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上九何校

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滅耳凶何何可反○上過乎尊位无位

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

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

其耳凶可知矣何象曰何校滅耳聰不

明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

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

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離下

○

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

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

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

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

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

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僞反○物有飾

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

周易程傳卷三

世三

正

也進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

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

止人文也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

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

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

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

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

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

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

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

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

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

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

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
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
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
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
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
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
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
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
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天文天之理也
人文人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
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序觀人文以教

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
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
來文剛剛上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
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
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
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
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
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
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
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
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

義者夫之剛決柔始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

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

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

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故

无敢用文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捨音○

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

周易程傳卷三
世

為言者因趾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

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
六二賁其須
卦

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

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

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
象曰

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

動止唯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九三賁

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如濡如永貞吉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

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

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

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

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

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

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

二二柔文一剛上下象曰永貞之吉終

交賁為賁之盛也象曰永貞之吉終

莫之陵也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

既常而正誰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能陵之乎匪寇婚媾反○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

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

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

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

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

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

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

第始為其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

間隔耳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

媾終无尤也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

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

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

爻爻吝終吉

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

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

而爻爻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爻爻剪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剪紛裂爻爻然束帛喻六五本質爻爻謂受人裁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能以成賁

之功享其言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之極也賁飾

之美是有喜也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


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象曰白賁无咎

上得志也
也上九為得志者在上而得志

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

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則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

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坤下 艮上** ○ 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

周易程傳卷三 廿六

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

上而反附著於地類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剝邦角

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眾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

言晦迹隨時消息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 以免小人之害也

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剝剝也謂剝也柔變剛

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

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

行也君子當剥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剥之象也卦有順

止之象乃處剥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

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

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

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象曰山附於地

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剥上以厚下安宅也艮重於坤山附於地

附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

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

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

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

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

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自下

本本固而寧

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

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

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

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

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象曰剝牀

以足以滅下也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

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

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剥牀以辨茂貞凶
辨分

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
象曰剥
至於辨愈茂於正也凶益甚矣

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侵剥於陽得以

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

其无與所以被茂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

盛有與猶可勝也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

示人之意深矣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

周易釋傳卷三 四

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三

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群陰剥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

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

所以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剥

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

呂強
六四剥牀以膚凶
始剥於牀足漸

是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至於膚膚身之

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茂貞直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為君

及四在人則剥其膚矣剥及其六五貫

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也其凶可知故更

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

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

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

故發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羣陰消

此義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剥於陽

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

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

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上九碩果不

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食君子得輿小人剥盧

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

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

六五貫

也其凶可知故更

小人遷善之門

以為象五能

獲寵愛於在

且取獲寵

道

羣陰消

剥於陽

駢首順

於剥

勸

上九碩果不

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獨有上九一爻

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
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
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
人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
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
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
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
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
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止
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
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陽消
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
用更言却有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復生之理乎

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

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剥
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
九爲小人但言剥極
之時小人如是也

伊川程先生周易上經傳卷之三

